

殺鬼王

Pa 要攔下大鐵獸，是在他十一歲的時候。那時是冬天，駭人的鐵獸順著山路奔向「蕃界」關牛窩了，牠有十隻大腳、四顆心臟，噸位重得把路壓出水，這使它看來像一艘航在旱路的燦麗輪船。誰敢攔路，即使石頭也壓成火花和泥肉。新世界終究來了，沒有不動搖的，只有我「龍眼園家族」中的三伯——Pa 感受遠方傳來的微顫，張手要攔下鐵獸。Pa 是小學生，身高卻有六呎以上，體重沒有人能搬起。見過他力量和速度的人稱之為「超弩級人」，照現今說法就是「超人」。大鐵獸來時，Pa 和同學正放學。那時的天氣霜峻，他們赤腳走在一種鄉間特有的台車軌道上，用鐵軌麻痺腳板，走路不太痛，卻常踢破趾頭流血而不自知。忽然間，Pa 跪落去，耳朵貼在鐵道上，除了上頭台車的奔馳聲外，遠方還傳來鐵獸大嚼炭丸的吼動，這使 Pa 的全身關節興奮得春咬起來。他跳起來，從腰間掛的米酒瓶倒出蘿蔔干吃飽，再從書包拿出戰鬥帽戴上。一旁服從 Pa 的孩子是戴大盤帽，意思一下的拉帽子，學他張開手，搞不清楚自己的蠢像是要幹麼。Pa 的目珠激動且激盪，肌肉澎湃又膨脹，他又多行了幾步，站上那座才建好的「香灰橋」。他吼一聲，腳擴兩呎，腰鐵三分，胸肌滿出五分氣力，要在一夫當關的橋隘擋下那改變關牛窩的魔巨力量。

香灰橋是不久前由百位年輕人建的。他們扛十八座大工寮進來，吃住在裡頭，走時把工寮扛走。這些推行皇民化的人，把畫有兩把鋤子的旗子插地，立即幫山路動手術，拿丁字鎬、鑿子及鋤頭猛刨，泥灰瀰漫，害庄子吃了一層灰。他們拓寬得很快，像是用手抓住路兩邊，傾身往後拉開便行；截彎取直是站在庄子兩頭，把路拔了直，再鋪回輕便車軌道，過程好到沒什麼可嫌。遇到關牛窩溪，他們架紅檜木橋，淋上糊蹦蹦的瀝青強化。才扛工寮走，夜裡的溪谷就鬧鬼了，流過的嘲笑聲把橋沖毀了，順河下五公里找不到什麼殘木。青年人扛回工寮，改用石頭建橋，加班到午夜才竣工。當晚的溪水少，卻又流過洶湧的鬼聲，把石橋活生生嚇崩了。青年人扛回工寮外，還扛來一台黑轎車。車放在大檜木板上，由

四十人扛跑，像迎神祭慶典中扛著繞境的寶輦。到了目的地，把轎車搬下板，郡守才走下車。因為戰爭缺汽油，郡守又想坐車，才由抬得手癢的青年人扛來。文武官、巡警、保正早就趕來迎接，在路邊站一排夾腿。庄人更跑來鬥熱鬧，表面正經，私下更正經說，這橋連內地的師父都沒法度呀！因為河裡寨了毛蟹大軍，是恩主公的拆屋大隊，天天用溪石磨螯。誰敢攔河建橋，牠們用大鐵槌鎚斷。

郡守咕哩呱啦用日語罵，「虧你們是大國民呀！是大東亞戰爭的非常時期了，連橋都建不好橋，要是軍鎚不能運，大家就完了。」內地來的工程師聽了猛啄頭，搨出大道理。他們在溪上架模板、綁鉛絲，再將泥巴灰摻入水和砂子，攪拌後灌入模板。一位老農看了大笑，說：「實在豪痞，木橋比石橋還要冇，現下石橋都散，顛倒用爛泥做。要是痢肚稀屎能用，滿屎缸都是橋了，我看內地人的頭殼裝糊粳。」好多村民拍膝應喝。到了暗晡夜，有人提火把、油燈來看，聽到毛蟹憤怒對橋猛甩耳光的聲音，樂得把嘴抵痠了，先把話在心肚悶著，明日笑斷了腰也值得。第二日，天才光，大家跑到前邊看，搓把戲似的，橋的模板被脫了，亮出非鋼非鐵非石頭的東西，穩穩架在溪上。至於崩散的模板，全箭滿了蟹螯，可見恩主公大將都沒用。幾位孩子連忙撲倒，看有沒有昨日留下的軟泥，吃了身體變成鐵。老農看了，忍不住笑罵：「一群憨腩子！那香灰在宮裡極多，無使搶啦！」「那無是香灰橋，那是在橋上膏了紅毛泥，才十分硬的。」在那橋蓋好後幾日，Pa 的阿公、我的阿太劉阿福在橋隘對 Pa 說：「你阿興伯公講，那泥羹，是紅毛人帶來的。他們將奇石輾碎、曬乾，再炒熟成泥灰。用時把泥灰摻了水、攪了砂仔，水燥後會變回你想要的石頭，仰般的形狀做得。你知道紅毛人吧！就是荷蘭人，被國姓爺打走的。他們鼻孔翻天，目珠像天弓，還有七層顏色。大清國時，他們行過關牛窩，到離這北方十公里的紅毛館山住，顧腦丁(樟腦工人)焗腦，一擔的腦砂能換一擔的佛銀。」

現下，Pa 要在堅硬的橋上擋鐵獸。鐵獸咚咚的搨地來了，肥滾滾的煙噴上天，搔得庄子的天際線微漲了。轉過彎，大怪獸亮出藍綠色車殼，肚筍長了十顆輪胎，右側掛了四個猛搗的直立式汽缸，後方窗管咳出大黑煙，它是一列不用鐵

軌也行走的火車。火車後頭跟著兩台卡車和五匹馬，前頭一百公尺有吉普車引導。車上的憲兵對車伏大吼，要不就搬走鐵軌上的台車，要不就變成肉泥。村民撙下活計，跑到路上探鮮，手拿鐮刀、伐刀、木棍和石頭自衛，怕火車吃人。幾位大膽的孩子跑去，用日語大喊：「是汽車來了。」汽車是火車的意思。有的用日語大喊：「自動車來了。」自動車是巴士。兩邊的人喊來吵去，隔著火車一爭高下，吼叫全被鐵獸的喘息聲壓下。村人很快愣下來，因為有一條被火車嚇壞的狂牛直衝 Pa 去。這黃牛嘴吐白沫，牛鼻被銅貫扯出血，後頭拖的空車蹬到石塊就蹦得高，讓緊追的老農大叫大哭。只見 Pa 吹聲笑嘆，把力灑滿全身，不過是一手拗牛角，一手扯牛環，兩腳椎地，使一箸菜的閒氣，讓怒牛寧願迷死在那雙鐵臂間。

那一刻，是人的都歡呼尖叫。坐在車裡的陸軍大佐鹿野武雄驚聲，從座位彈起來，問隨行的庄長，那個大壯漢是誰？「那是 Pa，一位爸媽不要的孩子，雖然高大卻還是小學生。」庄長恭敬回答下去：「他是超弩級的人，喜歡攔下路上的怪東西，連北風都敢攔。」鹿野大佐遠視著 Pa，抿嘴不語，他心想：這世界配稱「超弩級」的，只有那種大和、武藏航空母艦擁有強大砲管和火力的才是，人哪能得此功夫？便想考驗 Pa 的能耐。他要傳令點督下去，Pa 要攔就攔，就是能攔下全世界更好。鹿野武雄治兵如鬼見愁，極為嚴厲的，說一句話，旁人得聽懂十句話，做出百句話，因此有「鬼大佐」的封號，而「鬼」是日語凶狠的意思。傳令勒韁騎了馬，喝聲去傳令。於是，前導吉普車緊停在 Pa 前面，不是怕被人攔，是怕違令而害慘自己。Pa 卻像土匪般怒眼圓睜，天真無比的大吼：「閃，你擋下後頭的了。」他連人帶車拉出橋，推到路邊草叢，好像懲罰倔強哭鬧的小孩，撒泡尿也比這省力。Pa 拍拍手去掉灰塵，站回橋頭，把十跟手指關節捏得暖燙，猛張開手臂。庄人樂得半死、也叫得半死，閒閒等著 Pa 攔下鐵獸。

火車的前頭有個小駕駛房，裡頭的運將轉著大鐵盤，只要拉一根鐵棒，汽笛喊出的尖銳聲，能讓路人頭髮全豎成了插針。火車鳴笛來，Pa 也大吼回去，憋滿了氣力迎接。這一叫，火車像紙糊的，搖搖顛顛煞停，兩側滌了幾泡水蒸，吱

吱喘氣。這時節，車尾裝有灶頭的小房間蹦出一位機關助士，爬上車打開水箱，又從驛邊的水塔拉下了輸水器「鶴嘴」，注水給火車解渴。孩子們大叫一聲，覺得 Pa 真厲害，要長輪子的鐵獸停，牠哪敢走。接下來他們輕歎，原來那幾日前新建的木房不像驛站，倒像是畜獸欄，水塔也是給牠洗刷喉嚨用的。機關助士加完水，跑回爐灶間。那裡熱得空氣中游滿了透明蚯蚓，大火把他的汗服烤乾，白色的體鹽落滿一層地，腳踩沙沙響。他用鏟子給熱爐子餵石炭。火舌舔得兇，把煤塊咬出脆亮。一團石炭從煤箱滑落，縱身一跳，還沒落地就給一位俐落的孩子接著。他一啃，嫩牙咬老了，滿嘴黑呼的樂喊：「這石頭能燒火了。」

吃石頭的鐵獸不來，Pa 上前去理論。這火車真壯觀，車前掛有黑檀木底紋的菊花環，環內寫「八肱一字」四字，意謂征服世界。車頭還交叉掛著日九旗和陸軍十六條旗，迎風虎響獵獵，好不剽武。火車的線條鐵勾銀勒，迷宮般的轉軸和齒輪精巧的運轉，輪胎是實心橡膠，其中的兩顆主輪胎有房子大。夕陽斜來，鐵皮跳上出刺光，長滿虎眼似，上頭更流動寒風一路摩擦所生的靜電。Pa 出手摸了車前頭用來推路障礙的鐵鴨嘴，啪一聲，被電得大喊：「它咬人。」Pa 的肝都冒雞皮疙瘩了，小心的繞到鐵獸邊想推它，又驚聲大叫。這回不是觸電，是看到車牆貼了一張「台灣日日新報」報紙，斗大頭條是「皇軍奇襲米國，爆彈轟沉真珠灣」。美國珍珠港報廢了，不是轟進地心就是碎片被炸上月球。Pa 高興得鼓滿了肺泡，雙臂才擠，從喉管高爆一聲：「爆擊米國，米——國——陷——落。」陷落就是淪陷了。Pa 喊聲追出，千山潑來了回聲，讓所有的孩子也興奮得不斷大喊陷落、陷落……。

Pa 忘了攔下鐵獸這回事，興奮的抓它搖晃，其他孩子跟著搖車。火車漸漸的顫抖起來。鬼大佐要看 Pa 如何面對新式火車，要士兵們等待，即使 Pa 點一把火燒他們，也要有稻草人被活活化成灰的精神。孩子搖完火車，學 Pa 爬上車，他們跑上躡下，熟悉得當灶房來逛。這時候，Pa 第一次看到鬼大佐，毫無畏懼，卻被他身邊一位叫秀山美惠子的女子驚著。她足蹬白襪鞋，穿西洋白衫，下著淡藍長裙，身材好纖細。美惠子關牛公學校的新教師，和傳統穿褲子的女人相較，

她洋派多了。尤其是臉頰紅如蘋果，白皙透透的，是內地人特有的面像。美惠子敞出了兇臉，對 Pa 說：「你們都這樣野蠻嗎？」Pa 注意到她腳邊的敞開大黑皮箱，一些書籍及日用品因搖晃而散落。見 Pa 不言，美惠子又問：「你是公學校的畢業生吧！」「我還在讀書。」Pa 說，看著美惠子夕陽下清淡的線條，美極了。

女子沒好氣的說：「你看來好高大。」

忍不住的是巡察，他們站在驛前恭迎火車多時。在巨大的鐵獸前，他們的配刀興奮得發出細微聲，連忙用手按下，卻發現手抖得更兇。巡察多少怕 Pa，但看不下荒唐了，拿了短鞭走到車內，猛的揮去，往 Pa 額頭鑿出鮮血。「笨蛋。」車尾傳來鬼大佐的聲音。他站了起來，眼神豺狼，斜陽把高筒軍靴炸出了刺眼的反光，好像腳踩怒火，讓一旁的士兵嚇得汗毛豎直了。巡警把腿併得沒縫，隨後又怒罵，要 Pa 這個清國奴滾下車。鬼大佐又罵笨蛋了，拍響軍刀，指著巡警的雙腳說：「所有文武官，明天起給我打綁腿。」巡察了解自己被罵，應聲下車。這時候，鬼大佐傲然的走過 Pa，要是正眼看這孩子會有點怕。他下火車，穿過黑鴉鴉的村民，爬上一座備妥的樓梯，站上車頂鋪好的紅艷絨布。他看著縱谷邊的一座山頭，啣一聲抽出銀亮的太洗刀，對鳩集的村民說：「這是新的時代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們要作工奉獻給天皇。不惜任何代價，給我剷平那個山頭。拿起工具，唱歌出發。」火車響出飛拔的汽笛，抖動起來了，四周炸出白靄的水蒸氣，像浮在海上裝滿朝氣的輪船。整座縱谷也翻身甦醒了。

新世界來了，人逃不過去，連鬼也是。長眠土下的「鬼王」被尖銳的汽笛聲擾醒，他睡得夠久，也夠衰累了，時間摧毀他的肉體，卻沒有磨光他的銳氣。鬼王暖筋，推開雙手，碰到堅硬的大鐵棺而收手。他以為下雨了，伴淅瀝的雨聲睡去，直到 Pa 一個月後暴怒的吵醒他。雨聲是鬼大佐尿的。那時節，鬼大佐騎馬昂揚，走向霧海磅礴的森林，後頭跟著吉普車和數百位扛工具的村民，要去砍平一座山頭。他們沿通往原住民部落的山道走，路上的小坑積滿濁水，裡頭的水電趴開長腳滑行。隨著中氣十足的步伐，水窩輕微震動，抖開網狀水波，水電逃走了，全部被密集的人踏死。樹蔭兜頭淋下，鬼大佐的眼角閃入光芒。他甩拉韁繩，

岔入暗隱的小徑尋光，士兵擋下隨後的村民。在長草盡頭，他解開褲襠小解，灑出熱滾的尿，把土裡剛醒的鬼王澆得湯燙。勒緊腰帶時，鬼大佐發現光芒的蹊蹺，出刀撥開草葉，露出一塊風雨模糊、刻上文字的大石。鬼大佐跳上大石，放眼縱觀，在冬風壓低的芒絮中，魚湧著一大片的石碑，自己深陷標準的支那墳場。他霍然的仰天大笑，而鬼王卻聽他灑落的尿聲睡去。兩位士兵聞笑聲來，步槍夾腋下，銃子在膛待發，面對風吹草動的塚埔。「清國奴就是清國奴，做了鬼也一樣。」鬼大佐指著亂葬崗，嘴皮咧開：「死了也是一盤散沙，沒有秩序可言。」兩位士兵聽了傲然，嗨一聲收槍。鬼少佐抽出白布，拭淨軍刀上的灰塵，收入刀鞘，勒馬離開。

鬼大佐進入關牛窩，宣布這叫「瑞穗」。這裡的稻穀很飽滿豐潤，像鮮乳一樣從穗尖滑到底，也像鮮乳一樣餵養人。可惜冬風過強，太堅韌犀利。他在公學校旁的北空地紮營，開始操兵。那些吉普車發動聲和馬匹鳴叫，幾乎干擾學生上課情緒。學生每日面冬東升旗後，要轉向東北朝內地的皇宮所在鞠躬，代表對天皇、皇后的敬意。但那個方向只有馬匹吐氣，還向學生們嘶嘴皮敬禮。士兵連忙把馬拉過去，學生這下看到馬屁股開闔，一坨糞直落地。Pa 忍不住大笑，一次比一次誇張，肺囊笑癟、腸子折傷了，鞠躬時拗不回腰骨。校長和老師對這大孩子完全沒輒，要是其他的孩子敢笑，一巴掌甩回去。三天後的升旗，即使六匹馬齊一放屁拉屎，Pa 半個笑紋也不皺，冷得連石頭也沒這麼慘。這功勞歸新老師美惠子，無意間用黑土丸馴服了他。美惠子教他們飯後刷牙，每天要洗澡清潔，還把報紙裁成一塊塊，掛在廁所當衛生紙。Pa 常在蹲廁時看報紙廣告，趁大腸抖擻、屁股飽滿時，數著阿太教他的漢字還識幾個，大聲唸給隔間同學聽。上完便所，他們懷疑薄報紙能把屁股擦多乾淨，仍用石片擯淨穢物，或抓把沙擦擦。有一次上到營養課，美惠子要 Pa 和名叫「歐佳米」的同學站一塊比較，要說明什麼叫營養不良。歐佳米憔悴邋遢，瘦成爛竹竿，只剩傍晚的影子最肥紅。他站在 Pa 身邊，彷彿營養被他磁吸了，連站都站不穩。美惠子告訴全班，Pa 的魁梧身材，是營養均衡吃米飯的模範生。Pa 搖頭，說他一年只在除夕飲白湯，裡頭

找不到飯粒。美惠子說，那種白湯叫牛奶，喝這種高營養湯的才強壯。Pa 猛搖頭說，那叫「糜飲」，淡得不牽絲。因為 Pa 用客語講糜飲，難翻成日語，便用粉筆灰摻水來示範。最後，Pa 掀開裝書的花布包，滿足美惠子對他吃食的好奇。Pa 連飯筲都沒帶，每天帶米酒瓶，嚇得美惠子把他認為是酒鬼。瓶子像現今的清酒瓶大，裡頭塞滿蕃薯籤和蘿蔔錢，餓時用竹子勾出來吃。蕃薯籤是蕃薯刷成絲，曬乾成黑褐的條狀物。蘿蔔錢是把蘿蔔切成薄片，翻覆曬乾，因狀似圓幣，雅稱為蘿蔔錢。美惠子難以相信這種東西能讓人強壯，無病無痛的長成。Pa 說，他有牙齒倒長的病，牙根穿入腦漿或下顎了。美惠子知道是牙痛搞怪，用一種濕濕臭臭的黑藥丸，塞入 Pa 的白牙縫，說：「這是天皇的賜藥，你要更尊敬祂。」Pa 的蛀牙好了，記得那種外殼畫有喇叭的橘紅盒子，藥名「征露丸」。

Pa 很聽美惠子的話，不在升旗時亂笑馬屁。但是，學生很快看不到馬拉屎時抖屁股了。鬼大佐把公學校改成練兵場，把學校搬到恩主公廟，把恩主公搬到廟埕的供桌，準備用火燒祂。原來鬼大佐要讓寺廟昇天，擇日把支那神燒了，要大家改拜供奉在神社的天照大神，祂地位等同是中國的玉皇大帝。恩主公成囚神，但該少的不能少，供桌上擺了米食和豬鴨，旁邊由士兵架槍看守，卻是防飢餓的庄人來偷食。怕恩主公落跑，祂被日本兵用釘仔虎牢牢的釘死，用鐵鍊纏肥得跟彌勒佛一樣，卻少了笑口常開的豁達心。恩主公睡不落覺，眼袋浮腫，眼角囤了一泡眼屎，目汁響得比尿水嚎啕。祂很快就有伴，因為全關牛窩二十八尊的大小神像都來了，要送回西天。一禮拜後，眾神被搬到公會堂前的刑場，先由神道教僧侶祝禱，再放火燒。村人都沒法度，他們想辦法要生劫眾神，但是日本兵的銃口長眼睛，見人靠近就瞄，差點讓不長眼的銃子射來。火燒得醉烈，加柴又潑油，把眾神牢牢的關在裡頭。祂們把著火焰欄杆，汗水作大水。燒到最後，只剩恩主公還活著，其他的化成灰，騎著濃煙鶴返天庭了。活下來的恩主公也好不到哪，一張紅臉燒成黑臉張飛了，神服和繡球官帽被火剝透透，禿醜又見笑，恨不得找牆磕死。